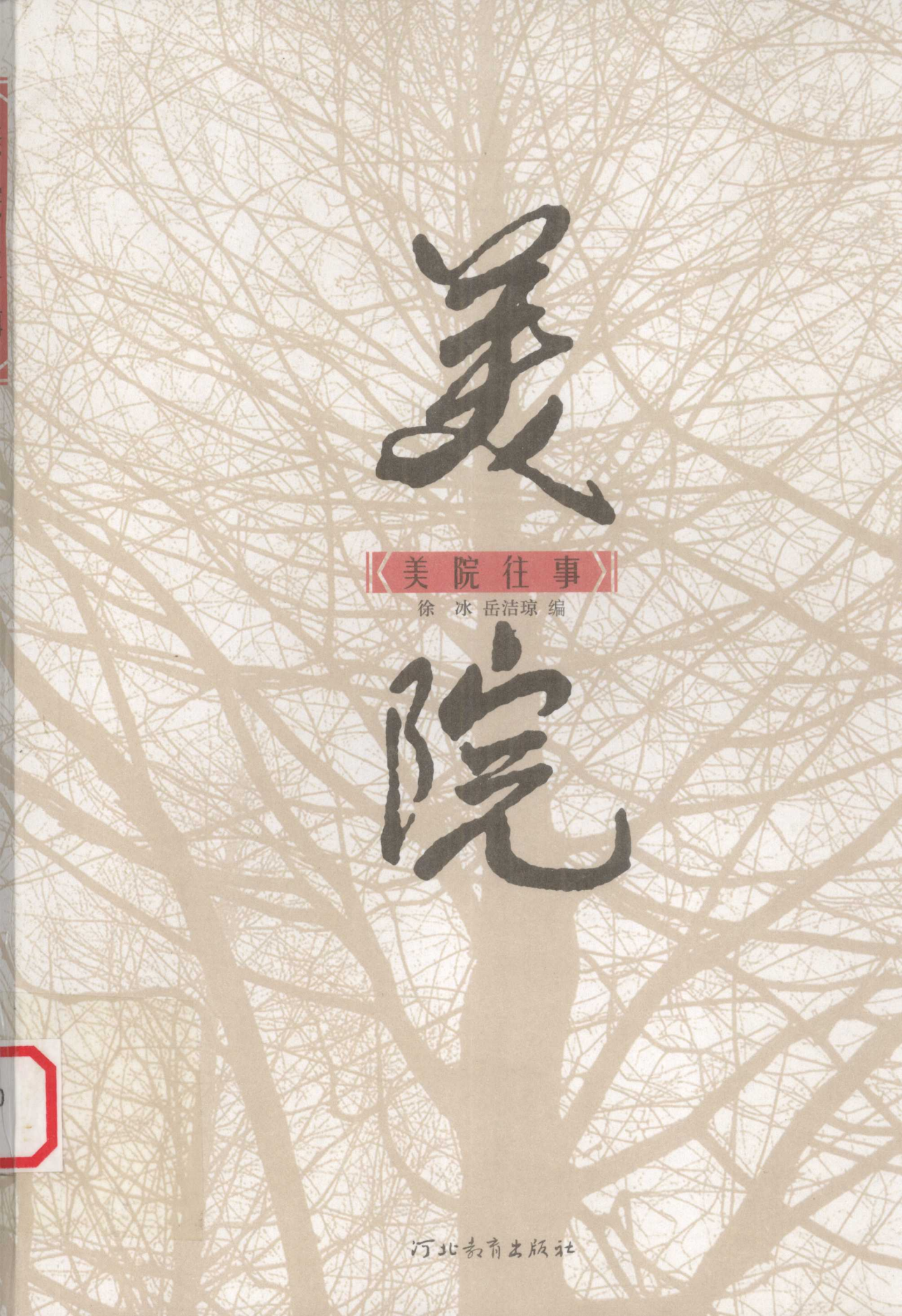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美

《美院往事》

徐冰 岳洁琼 编

院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院往事 / 徐冰, 岳洁琼编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-7-5434-7082-8

I. 美… II. ①徐…②岳… III. 中央美术学院—回忆录
IV. J-40 ✓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37053号

线描肖像由萧惠祥先生创作

漫画插图由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第五工作室供稿

中央美术学院花家地校园图片由吕不拍摄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邮编 050061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www.songyafeng.net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

邮编 100101 电话 010-84853332

编辑总监 / 刘 峥

文字总监 / 郑一奇

责任编辑 / 张天漫 杨 健

编辑助理 / 汤林丽

设 计 / 王 梓 张 凯

印 制 /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 12印张

出版日期 / 2008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34-7082-8

定 价 / 48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J-40
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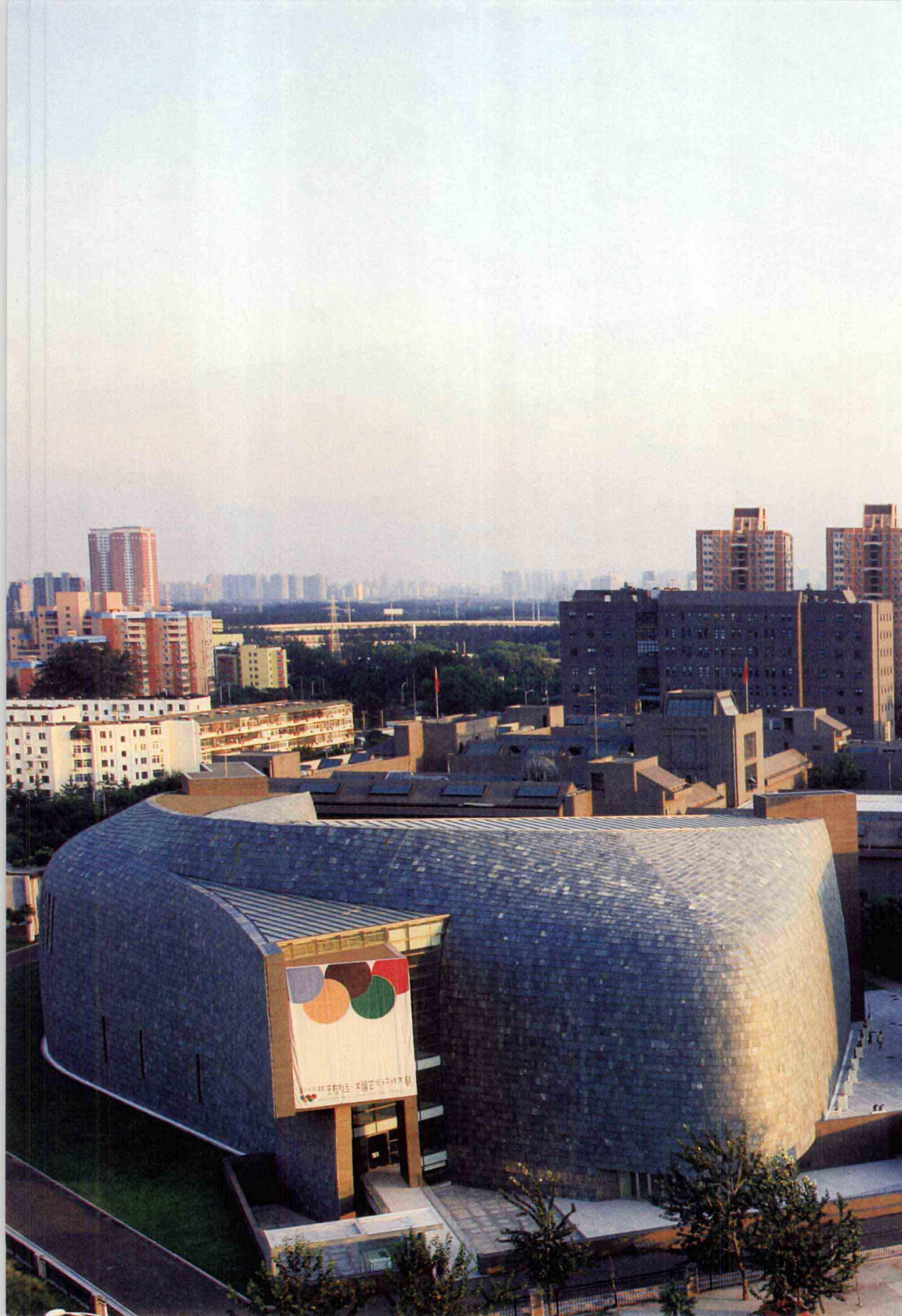
徐冰 岳洁琼 编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校尉胡同 5 号中央美术学院 (周令钊 绘)





花家地南街 8 号中央美术学院

我与美院（代序）

徐冰

中央美术学院迎来了九十年华诞，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窄小的老楼，到今天多学科、现代化的校园，伴随着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的变迁。一段完整的中国艺术史、艺术教育史在发生着，几代人的风采，这中间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和诙谐难忘的故事。我们在准备校庆工作之余，编辑了这本《美院往事》。谨以此作为校友的一份心情、一份礼物送给母校，送给尊敬的先生们，送给与美院有关或无关的人。

我想，美院人走到哪里都带着美院的自豪、美院的情结，永远珍藏着一份与美院有关的美好回忆。孙家钵老师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：“美院是全世界最美、最好的地方。”这种描述只有与美院发生过关系的人才体会得到，这“美”和“好”，是心里的、情感的、记忆的和现实的，是情人眼中的。

前不久，我在为一本名为《七十年代》的书撰稿，文章中，有一部分谈到考美院的经历，摘录一段，代为序。

我这辈子唯一清楚并付诸实施的理想，就是考上中央美院，成为一名专业画家。还是在很小的时候，父亲随口说了一句“学画最好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”。从那时起这便成了我的理想。

1974年我高中毕业，本可以不用去插队，但我还是去了。当时我非要去插队，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是件浪漫的事之外，还有一个私念，就是，作为知青，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。

由于在农村我们办了一本叫《烂漫山花》的群众文艺刊物，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，就把我弄去参加工农兵美术创作，

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上边。我创作了一幅反映那年北大附中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作品，后来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上，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。

正是由于这张画，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。为准备全国美展，这幅画成了重点提高的作品。那时提倡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，我被调到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。一天去厕所的路上，听人说到“美院招生”四个字，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，上前就对那人说：“我能上美院吗？我是先进知青，我在这里改画。”意思是我已经画得不错了。后来知道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，他和我聊了几句，最后说：“徐冰，你还年轻，先好好在农村劳动。”当时我很失望，后来一想：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，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。当时几所重点艺术院校都属“中央五七艺术大学”，江青是校长。招生是学校先做各方调查，哪有表现好又画得好的年轻人，再把名额分下去。我在厕所回来的路上就有预感，美院肯定会把一个名额分到延庆县来招我。

那年招生开始了，北大、清华、医学院、外院的老师都到延庆来招生，还找我谈过话。我母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叮嘱我：不管什么学校都要上。我却没执行，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上别的学校，这辈子想当画家的理想就破灭了。招生结束了，别人都有了着落，美院的人还是没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次在路边草棚里避雨，有几个北京人，说招生的事，我心里一激动，美院终于来了！细问是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来招生的。美院是没戏了，学摄影多少也有点关系，我把画给他们看，他们马上就决定了。就这样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，成了电影学院的学生。正准备去电影学院，这时美院的人来了，两个学院磋商后，把我让给了美院。后来北影孟老师对我说：“你已经画得很好了，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么好。”我感谢孟老师。

好事多磨，美院考试通知终于来了，可我打开一看，考试日期

已经过了好几天了(由于山洪,邮路断了)。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呢,拿着信,连住处也没有回,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。走到出了山,搭上知青工宣队的车,进了美院。身穿红色跨栏背心,手拿草帽,典型的知青形象。见到管招生的军代表李茂,他说:“以为你们公社真的把你留下来做中学美术老师了。考试都结束了,怎么办?你自己考吧。”他让我先写一篇文章,我当时又累又急,哪能写文章。我说:“我先考创作吧,晚上回家把文章写出来,明天带来。”他同意。我自己在一间教室“考试”,旁边教室里老师们在讨论要谁不要谁,我都能听见。钟涵等先生不时过来和我聊几句,想是要看看这个知青长什么样,是否符合美院的标准。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知青,边上一盏小油灯,题目叫“心里明”之类的。晚上回到父母家,实在太累了,我给我的笔杆子同学小陈打了电话,请他帮我写篇文章,明天一早就要。老同学够意思,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齐的稿子交到我手里。那天我在外面画了一张色彩写生,考试就算结束了。和军代表告别时,我要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。他带我到一间教室,每位考生一个墙面,我一看就踏实了,我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,几本《烂漫山花》都整齐地摆在那里。美院老师是懂行的。

我又回到收粮沟——这个简单、古朴和泥土掺在一起,又浸透民间智慧与诙谐的、最适合我生理节奏的生活之地。最后再“享受”一下辛苦。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,我开始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。一天天过去了,转眼半年过去了,通知书却一直没出现。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,“文革”结束了,高考恢复了。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。校园里有不少大字报,有一张是在校工农兵学员写的,内容是:要求重新招生,拒绝这批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呼吁。我心里又凉了。

没想到,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就来了。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,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。我迅速地收拾东西,扛着一大堆行李,力大无比。村里一大群人送我到公路上。走前五爷专门找到我,

说了好几遍：小徐，你在咱村里是秀才，到那大地方，就有高人了，山外有山。这太像俗套文学或电视剧里的语言了，但我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我想我真的可以走了，收粮沟人已经把我当村里人了。

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，还是把我们这批人作为 77 级接收了。但实质上央美并没有 77 级，所以“伤痕”、“新潮”等较早出来的一批人都不在央美。这些同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、农村，性格朴实平淡，人都不错，我们和谐向上。

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。我认真填写了志愿书，坚决要求学油画，不学版画和国画。我的理由是：国画不国际，版画大众不喜欢。但其实院里早就定了，我被分到了版画系。事实上，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画种。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，李桦教我们木刻技法，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，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，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。像是有种气场，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。

那时的中国社会万物复苏，但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，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，我已经相当满足了。我比其他人用功许多，对着石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新陈代谢全停止。别人都说我刻苦，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在地里干农活来，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。

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，素描课最后一个长期作业，是画大卫。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。画大卫对每一个学生来说也是“标志性”的。作业是张大国老师摆的。两周的课结束了，接着是放寒假。我那个假期没回家，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，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。

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，是出于一个“学术”的考虑；我们讲写实，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，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“实”。即便是长期作业，但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本身，而是这张纸本身。目标是完成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，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。我决定，把这张大卫无休止

地画下去，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，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，而不只是笔触。一个寒假下来，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，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。深入再深入，引申出新的“技术”课题——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、灰、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（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后，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，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，它表面的质感，比真人头像还要丰富和微妙）。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，解决着每一步所遇到的问题，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走。

快开学了，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，看到这张大卫，看了好长时间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走了，弄得我有点紧张。不久，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，靳先生说：“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。”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得很快，大卫有画得更好的。

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，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。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，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，一个训练有素、懂得工作方法的人，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。素描——一根铅笔、一张纸，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，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。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、两只辣椒画得那么有意思，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，这是他的“素描”训练。

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，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。我的眼睛很毒，一眼可以看出，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，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，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把握是一样的。

在这里，还想提到两件与此文有关的事：新入校的同学中，有一个从青海高原来的小伙子，从性格到长相，都堪称一帅哥。罗新（化名）很快就成了这届同学快乐的中心。但不久，就有传闻：学校要把罗新退回原单位，说他入美院的一整套文件都是伪造的。原单位

要求美院必须把人送回原籍。在罗新离开美院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离开教室，又无睡意，自己去王府井走一走，再从东风市场转到瑞蚨祥绸布店的拐角，我看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靠在橱窗台的阴影里，在画速写。是罗新！我改了路线，没有惊扰他，但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第二天，几乎全年级的人都来为罗新送行，那个已经开始喜欢上他的女生，跟在人群后面。罗新拿着行李对我们说：平时“体育张”一大早叫我们起来锻炼，唉，以后我想有人叫我，也没有了。我在想：罗新和我们一样，不就是太想上美院了吗？在以后的学习期间，我脑海中经常出现那天晚上的情景。

在美院，一连串符号般结实的大师名单中，张大国并不显眼。张老师个子不高，小国字脸。讲起艺术来，严肃认真得吓人，但对我们特有耐心。他总是一身旧制服，很难分辨到底是灰色还是蓝色的。大卫素描课后不久，就听说张老师病了，是癌症。有一次，为了班里的事，我去附中他的家里找他，正好也去看望他。他人比在教室里看上去，又小了一圈，正对着窗外画一张写生，从这张不大的画上能看出，张老师已没有精力。但他对着画面，谈起艺术来，还是一脸郑重严肃的神情。好像是在对学生说：不管到什么时候，这，都是最神圣的事情。一周后，学校通知我们去参加张老师的葬礼。那天，我又被感动了：第一次看到张老师衣冠如此整洁，一身笔挺、精致的蓝制服，静静地躺在花丛中。我突然忍不住哭了，张老师，你怎么今天才打扮得这么精神，你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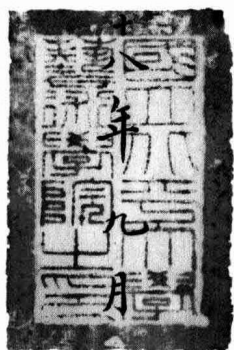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中，最值得珍视的，莫过于得到一种感动，哪怕只是某一刻的一点点儿。我们爱美院，是因为在与她共度的时光中，美院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。

2008年10月11日



目 录

侯一民	往事·轶事	15
葛维墨	往事拾遗	25
周令钊	开国大典	74
杨先让	二则旧事	77
庞 涛	50年代的北京	80
伍必端	受到几位著名画家的熏陶	97
孙家钵	美院是世界最好的地方	102
姚钟华	蒲剑诗社	115
王少军	我们美院	123
马晓光	青春记忆	133
隋建国	否定一切	145
谭 平	“传统”	148
吕胜中	时光倒流十八年	150
高荣生	三件事	153
李 帆	搬家前后	160
邹跃进	城中城外的美院往事	168
谭 平	张宝玮 戴士和 往事三人谈	172
李雅璋	高老师	178



往事·轶事

侯一民

一段关于漫画的往事

15

为了邀请华君武同志参加深圳的一次活动接他上飞机，因时间还早，东拉西扯聊了起来。谈到漫画，他感慨颇多，我于漫画本非内行，但在我青年时代还真有过一段与漫画有关的经历，君武同志听了我讲的一些往事却兴致勃勃的一定叫我写出来。我说你 84 岁了，还管这么多事？他说他“淡出”不了，于是我只好听命。我所说的，特别关系到我的许多师长、战友，他们大部分已成故人，我也有义务把这些事做个交代。

1946 年我考入艺专后，内战全面爆发，1946 年冬，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，1947 年 5 月，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爆发了。在“五二〇”示威过程中，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，艺专的同学被调去画了大批漫画，我们把“向枪口要饭”的大幅漫画画到了天安门东面太庙的墙上。